

张学良家族世纪之谜

张作霖有遗言吗

台湾当局曾想杀张学良

1928年6月4日凌晨5点30分,奉天(沈阳)皇姑屯的爆炸巨响,震惊了全世界。“东北王”张作霖身负重伤,于4个小时后去世。

张作霖临死前留下了什么遗言呢?民间的说法是,张作霖叫张学良快回沈阳,一切以国家为重。但张闻实显然最有发言权。因为张作霖共有6位夫人,张闻实的奶奶是张作霖最宠爱的寿夫人,她一直在主持打理帅府的家务。

张闻实说,爆炸后,张作霖的喉咙被飞机切断了,小汽车直接开进了寿夫人所在的奉天大帅府小青楼。张闻实听奶奶说,爷爷抬回来后被安置在卧室的床上,一句话没说就死了,并无什么遗言。当时为了封锁消息,除了寿夫人和贴身丫鬟,谁也不许进去。帅府秘不发丧,13天后,张学良才从关内启程回奉天。

良处决。庆幸的是,新竹县的台湾山地民众,阻止了动乱的人群进入张学良被软禁的山区,也保全了张学良的性命。

家族财富去向之谜

民间有种说法,日本侵占沈阳之后,曾公开说希望张家的能够回到东北接收张家的产业。最终敢于从日军手中拿回财产的,是胆大心细的一介女流——寿夫人。

但张闻实说:这完全是杜撰。“9·18事变”当晚,奶奶寿夫人在天津度假。根据张学良的晚年口述,与张学良私交甚好的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,将帅府里的珍宝财物装满3列火车开到了北京。但是张学良拒绝,还告诉本庄繁:要还的话,你应该把东北还给中国。本庄繁只好命令火车返回沈阳。张闻实从家族记忆中得知,一出山海关,日本兵就开始抢夺火车上的财物,回到沈阳时,只剩下了空车。所以,当时在天津的寿夫人,手上只有她从沈阳去天津度假时所带的很少的盘缠。她甚至要靠天津的亲戚接济度日。

摘自《文汇报》

胜局如在目前。赛事果如孙臧所料,田忌得赌金千两。田忌引荐,齐威王任命孙臧做了军师。

魏国攻打赵国,赵国向齐国求救。齐威王让孙臧担任主将。孙臧说,我这副尊容有失主将形象,还是田将军做主将吧。孙臧已不在乎职位尊卑,他只是在冷静地思考着自己的对手。孙臧静坐轎车,以军师身份,同田忌奔赴战场。孙臧为田忌冷静地谋划战术,首创围魏救赵、围城打援战法,大获成功,彪炳史册。

十三年后,面对求胜心切的庞涓,孙臧又剑创灶示弱、因势利导战法,把魏国军队一步一步引入死地,并准确地为庞涓安排好死亡的时间和地点,在他的军师生涯中写下了最为灿烂神奇的一笔。

两次较量,庞涓一次遭受重创,一次丧失性命。性格决定命运,妒忌关闭了庞涓的智慧之门。妒忌之火烧死了庞涓,同时也淬砺出孙臧炉火纯青的军事艺术。

妒忌犹如一株有毒汁的稗草,倘若任其在我们的生命中疯长,最后伤害惨重的往往是我们自己。

摘自《潍坊日报》

诀别爱情的那段凄美传说

在可可·香奈儿发掘出黑色之前,黑色衣服是工人和仆佣的制服,是葬礼的丧服。香奈儿偏偏将黑色引入女装,使之成为时尚之色,这和一个叫阿瑟·卡佩尔的男人有关。

可可·香奈儿生于1883年,她10岁以前的生活,至今仍是谜。她一直在修饰自己的身世,并干扰人们的探究,可以想见,那段生活并不愉快。她的传记片《时尚先锋香奈儿》告诉我们,她的母亲早逝,她自小和妹妹被身为杂货贩的父亲送进修道院并在那里长大。

18岁离开修道院后,她去了穆朗城,在裁缝店打工时结识了有爵位的军官艾提安·巴勒松,成为他的恋人,搬进了他的家。然而,艾提安因为门第差异不能娶她,让她深感痛苦。就在她随艾提安出席上流社会的聚会时,她结识了艾提安的朋友,人称“博伊”的阿瑟·卡佩尔。一瞬间,她意识到自己找到了真爱,随即追随对方而去。

卡佩尔的出身也很卑微,在英格兰长大,凭自我奋斗成为富商名流。正是这种经历,他与香奈儿惺惺相惜。在她表露了创业的愿望之后,他出资为她开了一家女帽店。起初,女帽店生意清淡,香奈儿发现自己实质上还是依靠卡佩尔养活,几乎疯狂。幸亏卡佩尔请著名的女歌剧演员在演出时戴上了香奈儿设计的帽子,为她打开了局面,开店一年后开始盈利。

他们的故事成为一时美谈。巴黎著名漫画家画了一张漫画,刊登在报纸上——漫画的主人公是卡佩尔,他笑容可掬地抱着3样东西:马球棍、香奈儿帽盒和香奈儿。

卡佩尔对自己的出身耿耿于怀,迫于家庭压力,他没有和出身贫寒的香奈儿结婚,而是娶了一位爵士的女儿,并以情人、知己等身份继续出现在香奈儿的生活里。

1918年12月23日,卡佩尔在圣诞前夕遭遇车祸身亡,据说他当时正要赶去香奈儿身边,与她共度圣

诞,他还带着为香奈儿买的珍珠项链。香奈儿赶到车祸现场,哭了好几个钟头,但卡佩尔的葬礼她是不能出席的,能为他公开哭泣的只有他的妻子。

葬礼后,香奈儿发誓“要让全世界的女人都有随心所欲穿黑色的自由”。于是,香奈儿式的黑色长裙搭配长串珍珠项链的时尚诞生了。1926年10月1日,美国《时尚》杂志宣称,香奈儿的黑色小洋装与第一辆福特汽车出厂具有同等的革命性质。

爱情逝去,香奈儿寄情于工作。她说:“博伊是我的伙伴、我的朋友、我的父亲、我的兄弟、我的爱人。他死后,我唯有沉浸在工作中才能忘记他。”与此同时,她的时尚帝国逐渐成形。她说:“卡佩尔让我明白,我可以照自己的方式生活,照自己的意思经营事业,照自己的欲求选择爱人——这是他给予我的最好的礼物。”

她终身没有结婚。也许,对于那些注定要改变世界的女人来说,孤独是最好的伴侣——让她们心无旁骛,让她们熠熠生辉。

摘自《读书文摘》

孙权命令掉转船头,让另一面受箭船身平稳后,孙权指挥战船列队,缓缓离去,曹操才明白了上当。

这只是发生在孙权身上的一个故事,仅仅是急中生智之举罢了。他并没有计划“借箭”,史书中也没说是草船。

“周瑜打黄盖”子虚乌有

三国历史上并没有黄盖使用苦肉计,但那降确有其事。黄盖为保证无武装的火船不被截击而能够顺利地接近曹军水寨,便向曹操投书诈降。

曹操很轻易地相信了黄盖的投降,是因为曹操认为,黄盖曾经做过孙坚的部下,资格比周瑜老,屈居在周瑜之下,很可能心有不甘。

此外,周瑜的同郡蒋干被曹操派去说服周瑜也确有其事,但并非在赤壁之战中。裴松之注《三国志》时把它记在赤壁之战后,并且只有蒋干劝降,没有中周瑜的反间计。而蔡瑁、张允也没有被卷入其中,他们甚至压根就不是曹操的水军都督。

摘自《文史参考》

妒忌犹如一株毒草

庞涓自杀了,他是在一阵绝望的吼叫之后自杀的。他死在孙臧为他设计的时间和地点。刀火无情,智慧无垠,孙庞之争,至此尘埃落定。合上《史记》中这精彩血腥的一页,我为孙臧的神机妙算而心折,也为庞涓的含恨毙命而悲恸。

庞涓和孙臧是同窗,曾一起在鬼谷子门下学习兵法。那个时候,能做鬼谷子的学生,自然资质出众,资质出众就该出众到底啊,庞涓始终不能胜出孙臧。嫉妒孙臧的种子开始在庞涓的心里萌芽。

一个人把嫉妒他人的念头埋在心底,转化为坚韧进取的动力,努力修炼提升自己,该有多好啊;如果他人超出了自己,就忌恨得食不甘味,睡不安席,那么其结局则不单是害了别人,最终也会毁掉自己。

庞涓孙臧分手之后,庞涓到魏国做官,担任魏惠王的将军。同行是冤家,更何况是孙臧这样的同行!庞涓就怕孙臧伤了他的权威抢了他的“饭

碗”。不管孙臧在哪里,庞涓都感到是一种威胁。他暗中把孙臧骗到魏国,诬陷孙臧,凭借手中权力用刑砍断了孙臧的两条腿,并施以墨刑,想孙臧你这个样子,还能怎么威风?!

但那是个乱世,只要有过硬的军事才能,即便是个瘫子也不乏市场。何况战争又怎能仅靠四肢发达身强力壮就能取胜呢?庞涓的智商还是差了些。

孙臧遭受庞涓迫害之后,被齐人营救了到齐国。

庞涓的妒忌把孙臧变成一潭深深的冷水。

面对残疾之躯,孙臧只能冷静,冷静,再冷静。这已不单是对付庞涓的事情,还要依靠冷静生活下去。在冷静中创造智慧,在智慧中伸展自己生命的绿叶。

田忌是齐国的大将军,但面对与齐国贵公子的赛马之事,却不能稳操胜券。孙臧帮田忌谋划,依马力分开等级,如行走棋子一般,未经比赛而

ZHENGZHOU DAILY

编辑 李昆霞 电话 67655539 E-mail:zwbwh1616@sina.com

苦难止于诗

韩石山

一位年轻朋友,大略知道我的经历,一次闲谈中说,他要写我这样的经历就好了。我听了正色言道,还是没有的好。凡事都得有个度,苦难更是这样。

该是怎样的一个度呢,年轻朋友问。想了想,我说:止于诗。就是说,如果这个苦难,还有些诗意,能引发你的诗兴,就是在度内,若是没有诗意的,引发不起你的诗兴,怕就是在度外了。这时你就要特别留意,不是留意有没有诗意,而是想办法先活下来再说别的。看他一脸的疑惑,我便说了自己的几件小事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最让人害怕的惩罚,有一种叫“办学习班”。我就被办过一次。那是1970年春节后的事。当时山西大学“战备疏散”到昔阳县,就是大寨所在的那个县。我们历史系的师生,住在一个叫红土沟的村子里。一天晚上,已睡下了,突然来了几个人,一进来就让我穿衣起床,交出“反动日记”。我从高中起就写日记,一本一本全在床下的箱子里,不知哪个同学告发了。抵赖是没有用的,只好乖乖地拖出床下的箱子。经清点,共十三本,全都拿走。走之前郑重宣布,明天起办学习班。

重新躺下。我很害怕。这叫抄家,办学习班的第一步,搜集证据。当时全国都在“一打三反”,打者,打击反革命分子也。全校已开过几次斗争会,揪出好几个反动分子,或者说反革命分子,有老师,也有学

生。偏偏这天晚上,我又做了件蠢事。抄家的人走后,我又悄悄起来,将没有抄走的几页日记塞进身边的火炉里。刚要用铁钎捅火,那边炕上一个同学,大喝一声:“你要干什么!”

该是怎样的一度呢,年轻朋友问。想了想,我说:止于诗。就是说,如果这个苦难,还有些诗意,能引发你的诗兴,就是在度内,若是没有诗意的,引发不起你的诗兴,怕就是在度外了。这时你就要特别留意,不是留意有没有诗意,而是想办法先活下来再说别的。看他一脸

的疑惑,我便说了自己的几件小事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最让人害怕的惩罚,有一种叫“办学习班”。我就被办过一次。那是1970年春节后的事。当时山西大学“战备疏散”到昔阳县,就是大寨所在的那个县。我们历史系的师生,住在一个叫红土沟的村子里。一天晚上,已睡下了,突然来了几个人,一进来就让我穿衣起床,交出“反动日记”。我从高中起就写日记,一本一本全在床下的箱子里,不知哪个同学告发了。抵赖是没有用的,只好乖乖地拖出床下的箱子。经清点,共十三本,全都拿走。走之前郑重宣布,明天起办学习班。

第二天早饭后,果然开了批判会。大概是没有合适的地方,说办班,仍让我住在原来的宿舍里,办班的人也都是同学,不过平日革命些。班里开过两次批判会。此外就是劳动了,不是去煤窑给灶上拉煤,就是去井台给灶上挑水。不办班时,也做这些活儿,只是现在更多了。直到四月中旬,才宣布解脱。这期间,我一直没有理发,谁再劝也不理,曾对一位要好的同学说,这叫“蓄发明志”,古代的志士仁人们都是这么做的。解脱后的那天下午,那位要好的同学陪我去看晋阳了发,理发之前我们还合影留念。后来我还在校园所在地

的下思乐村工作过一段时间,主要是写材料,直到毕业分配。

分配到吕梁山里的汾西县。全班学生,一辆卡车拉到就近的阳泉火车站,然后各奔前程。就在从红土沟到阳泉的路上,站在汽车里,我还作了一首诗:思乐村里不思乐,红土沟中脸不红,我师良言犹在耳,车未发动途已穷。

不一定要写诗,吟咏他人的诗篇,也同样可以测定苦难的程度。我在汾西县待了十五年,有七八年都在乡村中学教书。今年是这个村子,明年说不定就到了另一个村子。最困难的时候,常吟咏的是蒋光慈的一首诗,开头是这样几句:飘零啊,飘零啊,这是你的命运罢,抑或是上帝对于天才的敬礼!非是说我认为自己真是什么天才,在那漫长的磨难中,只有这样的句子,才能激起你生活下去的勇气。

这种经验不全是得自个人,许多前辈文人也是这样的。郁达夫的诗,我很喜爱,以我的理解,他的最好的诗句,都是写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候。我最喜爱的有这样两句:正气长歌重读过,我比前贤路已宽。我们平日说,能有文天祥那种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心志就够豪迈的了,而苦难中的郁达夫却觉得他比文天祥取义成仁的路还要宽广些。

自己作作诗,吟吟前贤的诗,伴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人生的苦难时期。能作诗,能吟诗,可见这苦难还没有到抵抗不过去的程度。到了诗也作不得,吟不得的时候,怕就没辙了。幸喜我此生没有遇过这样的危厄,这又不能不感谢造化的怜惜了。

摘自《可乐》

好钉子走后,进来一位盲人,他想买一把剪刀。请问:盲人将会怎样做?阿西莫夫立即答道:“盲人肯定会这样——”阿西莫夫伸出食指和中指,做出剪刀的形状。修理工笑了:“您错了!盲人想买剪刀,只需要开口说‘我买剪刀’就行了,他干吗要做手势呀?”

有些时候,困住我们手脚并阻止我们前进的,并不是我们自身的不足,而是那些我们经过多年积累来的经验。那些经验所引发的习惯性思维像一条粗大的绳索,把我们捆得死死的。只有走出自设的思维胡同,打破思维定势,激活全新思维,我们才能像刘墉那样“灵机一动”,计上心来。

摘自《思维与智慧》

藏在木头里的琴声

琴台

在电视上看到小提琴的制作流程,心里忽然若有所思。

一把精美的小提琴,木料的选择是关键。匠人在选择木料时,会非常注意年轮的多少。在他们的印象中,每棵历经岁月洗礼的大树中都藏着一个精灵,而这个精灵,正是决定着把琴是否出色的灵魂。

选准了木料之后,带着皮的大树要在阳光下风干两年,使含水率低于10%。剔除了水分的间隔,大树的木质细胞变得更亲密紧凑,这时,第二道工序开始了。

风干的大树被分割成木板之后,进入一个黝黑的终年不见阳光的房间,好像大师的闭关修炼,面壁思过,根除杂念,凝聚精髓。这段静默岁月一直要持续四到五年的时间。经过这么长时间的韬光养晦,本来混沌的木板逐渐有了灵异之感,老练的工匠,这时可以从一块普通的木板上,听出一把小提琴的琴质和琴声。

接下来的工序虽然依然复杂,可大多只是步骤的烦琐,比如制作面板,挖声孔、开槽镶线、上侧板,以

及雕刻琴头等。而最让我感动的,还是第二道工序。

那是一块木头成为一把琴必须要经历的最漫长时光。万籁俱寂中,那些曾经在大自然中吐纳的自然之气和百鸟之声,沙漏一样滴滴答答地从木头中渗透出来。从灰尘满面恢复到纯净处子,年轮虽然依然,可凝结在木头中的精髓却变得纯净而空灵。

优秀的工匠都知道,每一块能够成为小提琴的木头,在成品前都会具备一个特质,那就是身入嘈杂之境而旁若无人定力。否则,交响乐的现场,那么多乐器,那么多音符,怎能听众辨别出小提琴的独有魅力。

这样的修炼,极易让人联想到世人眼中的“大器”。

曾经有人总结过成功规律,他们发现这样一个事实,凡在专业领域有突出表现的“大器”,那么他一定会在这个行业付出最少十个小时的时间。

而看看我们周围,又有多少人能有这样的定力与毅力呢。明白了这一点,我们也会最终理解,为什么

于尘埃中凝视出花朵

张丽钧

有个朋友,帅而颓废,一副铁了心与痛苦做情人的样子。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:“在痛苦的苏格拉底和快乐的猪之间,我永远选择前者。”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,对消极的东西似乎情有独钟。

还有个人,称得上是我的精神导师吧。我在读不懂他的文字的年代邂逅了他的文字。后来,我在现实的鞭打中长大,眼里一回回揉进了屈辱的沙。红肿着眼睛,再读当年那些凝重的文字,竟读得心悸不已。当我站在讲台上,给少男少女们讲他那篇说尽生命的凄凉也说着生命的柔韧的文章时,我强调,“你们必须喜欢上这些句子:‘我把轮椅开进去,把椅背放倒,坐着或是躺着,看书或者想事,握一杈树枝左右拍打,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

为什么要来这世上这小昆虫……”我宁愿先将某种精神的疫苗提前注射到孩子的体内。

这些年,我一直在暗处打量着那个人,我注意到他对盲童们说的一番话:“你们想看而不能看,我想走却不能走。那么健全的人呢,他们想飞但不能飞——这是一个比喻,就是说健全人也有局限,这些局限也带给他们困苦和磨难。很难说,健全人就一定比我们活得容易,因为痛苦和痛苦是不能比出大小来的,就像幸福和幸福也比不出大小来一样……生命就是这样一个过程,一个不断超越自身局限的过程。”这个人,就是史铁生。一个被命运绑架到轮椅上的生命,实现了自我救赎,以飞翔的姿态弃绝了那辆悲怆的轮椅。

那个做定了“痛苦的情人”的朋友,在每一朵花里看出了尘埃,而尘埃也确乎是每朵花的必然归宿。问题是,这种大智大德的“悲凉预支”究竟能给在花朵前伫立的人带来几多有价值的生命体验呢?如果世间发明了一种透视眼镜,能让你轻易观看到血管里奔流的血液,你会戴它吗?

真相,有时是用来面对的,有时是用来超越的。史铁生曾感喟:“世上的很多事是不堪说的……”

我喜欢读也喜欢讲他那些微凉微温的文字,我以为这些文字的魅力在于,于尘埃中凝视出花朵。恼人的尘埃,一刻不停地殷勤覆盖着生命。每个在世间行走的人都背着越来越沉重的行囊,行囊里装着的是越积越多的死去的日子。上帝均摊给每人一杯痛苦,但心的容器却有能耐把它扩充成一桶痛苦或减缩成半杯痛苦。只是我说不清楚,这两种人究竟谁离苏格拉底更近些。

摘自《广州日报》

走出自设的胡同

钱国宏

大清稗史中记载这样一则轶事:体仁阁大学士刘墉因在朝堂之上直言进谏,乾隆皇帝龙颜大怒,当堂做了两个纸阍,分别写着“生”和“死”,刘墉抽到“生阍”便可以活命,抽到“死阍”便会被打斩。

其实,乾隆皇帝有意为难刘墉,两张纸阍写的都是“死”字。聪明的刘墉猜到了这一点,他灵机一动,上前抽出一张“纸阍”,看也没看便一口吞下去!剩下那张“纸阍”被当堂打开:上面写的是“死”字。于是,乾隆

皇帝只好赦免了刘墉。

阿西莫夫是全世界知名度最高的科普作家之一。他自幼聪明,属于天赋极高者,阿西莫夫一直引以自豪。一次,一位汽车维修工给他出了一道题:“一个聋哑人到商店买钉子,他对售货员做了这样一个手势:左手两个指头立在柜台上,右手握拳做出敲击东西的样子。售货员见状,给他拿来一把锤子。聋哑人摇摇头,指了指立着的那两根指头。售货员明白了,聋哑人想买的是钉子。聋哑人买